

春秋左氏傳



春秋經傳集解昭三第廿二

杜氏 盡十二年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  
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  
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

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  
公子留出奔鄭蒐于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  
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  
陳孔奐葬陳哀公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  
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  
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  
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  
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  
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

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  
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  
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虓祁  
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  
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

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  
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  
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  
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  
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  
必有咎夫子知之矣陳哀

公元妃鄭姬生悼天子偃  
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  
公子勝二妃嬖女留有寵  
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  
公有癘疾三月甲申公子  
招公子過殺悼天子偃師



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  
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  
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  
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  
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  
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

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罪不在行人也叔弓如晉  
賀虓祁也游吉相鄭伯以  
如晉亦賀虓祁也史趙見  
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  
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

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

將天下實賀秋大蒐于紅

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

乘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

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

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五  
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  
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  
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  
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  
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  
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

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  
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  
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  
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  
子盍亦授甲無字請從子  
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

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  
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  
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  
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  
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  
望遂和之如初陳公子招

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素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

幄加絰於顛而逃使穿封  
戌爲陳公曰城麋之役不  
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麋  
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  
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  
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



楚<sub>公</sub>曰侯問於史趙曰陳  
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  
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  
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  
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  
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

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  
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  
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  
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  
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  
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

其兆既存矣  
廿八與晉聞  
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  
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  
秋仲孫矍如齊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  
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西遷  
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  
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  
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  
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  
外人於許周甘人與晉閻

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  
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  
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  
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  
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  
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

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  
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  
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  
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先王居櫛杙于四裔以禦  
螭魅故允姓之女生居于瓜

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  
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  
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  
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  
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  
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

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已  
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  
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  
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  
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



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  
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  
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  
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  
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  
且致閭田與祿反潁俘王

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  
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夏  
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  
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  
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  
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

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  
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  
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  
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  
故曰五十二年晉荀盈如  
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

殯于絳未葬十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

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  
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  
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  
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  
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  
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

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  
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  
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  
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  
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  
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

外嬖女爲是悛而止秋八月  
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子孟  
僖子如齊殷聘禮也冬築  
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  
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

速成其以勦<sub>勦</sub>臣也無囿猶  
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繼  
施來奔<sub>+</sub>秋七月季孫意如  
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  
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婁



如晉苑<sup>十</sup>晉平公十有二月  
甲子宋公成卒<sup>惠</sup>變木高<sup>九</sup>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  
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  
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  
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二  
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  
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  
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  
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  
吾是以譏之齊惠嬖高氏  
比日者酒信內多怨彊於陳

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  
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  
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  
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  
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  
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

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  
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  
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  
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  
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  
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

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  
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  
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  
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  
靈姑鐸率吉請斷三尺焉  
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

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  
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  
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  
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  
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  
皆比曰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

義我爲愈義我利之本也  
蒞利生孽姑使無蒞乎  
可以滋長桓子盡致  
諸公而請老于莒  
桓子召子山私具幄  
幕器用從者之衣履  
而反棘焉子商亦如  
之而反其

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  
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  
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  
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  
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  
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



日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  
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  
陳氏始大秋七月平子伐  
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  
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  
公其不鄉食魯祭乎周公鄉食

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

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

壹用之將誰福哉戊子晉

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

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

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

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如晉苑平公也鄭子  
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  
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  
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

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  
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  
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  
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  
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  
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

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  
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  
弔也大夫將若之何比曰無  
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  
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  
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

卷之二十一  
三  
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  
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  
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  
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  
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  
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

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  
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  
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輿  
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  
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  
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

也喪夫人之力弃德曠宗  
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  
之謂乎冬十二月宋平公  
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  
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



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

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

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

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

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

薨大蒐于比蒲仲孫矍會  
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  
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  
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憇九月己亥葬  
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

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  
有以歸用之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

如宋葬平公也景王問於

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

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

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  
韋弗過此矣楚足將有之然  
雍土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  
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  
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  
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

女曰

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

楚子伏甲而鄉食蔡侯於申

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

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孫棄

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

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  
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  
能其已天將假手於楚  
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  
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  
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

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  
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  
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  
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  
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  
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

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  
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  
降之罰也且辟之如天其  
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  
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五月齊歸薨死大蒐于比蒲



非禮也孟僖子會邾邾莊公  
盟于祿祥脩好禮也泉丘  
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  
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  
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  
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

造反自稜祥宿於遠氏生  
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  
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楚師  
在蔡公曰荀吳謂韓宣子曰  
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  
以無親公曰之不能亦可知也

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  
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救  
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  
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  
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  
弃蔡以雍土楚盈而罰之蔡

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  
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  
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  
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單  
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  
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

朝有著定會有著表衣有禮  
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  
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  
視不過結禮之中所以道  
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  
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

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  
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  
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  
昭不從無守氣矣九月葬  
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  
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

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  
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  
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  
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  
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  
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

顧親也國不己心君君不  
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  
天子于罔山申無宇曰不  
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  
侯乎王必悔之十二月單



成公卒楚子城陳蔡不羹  
使弃疾爲蔡公王問於申  
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  
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  
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  
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

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  
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  
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  
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  
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  
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

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  
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  
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  
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  
所知也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

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壬  
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  
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  
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  
子懋出奔齊楚子伐徐晉

伐鮮虞長女歸建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  
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三  
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  
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  
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

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  
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  
將毀矣旣如是子產乃使  
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  
毀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  
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曰

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  
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  
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  
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  
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  
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享之爲賦琴瑟蕭庸弗知又不  
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  
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  
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  
在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



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  
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  
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  
辭公公子愁遂如晉晉侯  
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  
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

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  
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  
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  
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  
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  
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

伐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  
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  
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齊  
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  
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  
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

使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  
出矣以齊侯出楚子謂成  
虎若教之餘也遂殺之或  
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  
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  
夫成虎懷寵也六月葬鄭

簡公晉荀吳僞會齊師者  
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  
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  
臯歸周原伯絞虐其輿臣  
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  
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

絞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  
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  
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  
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鮑  
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皮  
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

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  
老陽子季平子立而不禮  
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  
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  
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  
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

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  
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  
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  
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  
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  
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



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  
媿也及此若因禍以斃死之  
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  
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  
曰媿將與季氏訟書辭無  
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

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  
謀季氏愁告公而遂從公  
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  
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  
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  
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

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  
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  
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  
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  
之遇坤  之比  曰黃  
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

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  
惠伯曰吾嘗學于此矣忠信  
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  
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  
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  
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

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  
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  
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  
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  
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  
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

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  
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  
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  
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  
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

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  
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  
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  
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  
吾不爲怨府楚子狩于州  
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

司馬督又目顛尹午陵尹喜帥

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

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

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

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

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



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  
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  
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  
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  
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  
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

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  
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  
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  
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  
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

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  
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  
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  
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  
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  
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

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  
城陳蔡不羨美賦皆千乘子  
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  
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  
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  
不畏君王哉尹路請曰

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  
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  
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  
與王言如響晉國其若之何  
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  
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

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  
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  
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  
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  
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  
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  
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  
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  
祈招之惇惇式昭德音思  
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

臣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  
捐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  
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  
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  
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  
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晉伐



鮮虞因肥之役也

春秋卷第廿二

且之久而無醉飽之心  
而人饋不食寢不寐數  
日不能言克以及於難伸  
春煇卷第廿一志克已復禮  
二也  
翰歎因明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廿三

杜氏 盡十七年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

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

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

谿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

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

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  
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

陳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

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

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

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曰  
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  
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  
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  
矣臣將叛之誰與居邑若  
憚之以威懼之以怒臣疾

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  
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  
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  
南氏楚子之爲令尹也殺  
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及  
即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

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  
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  
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  
戮焉王奪鬪韋龜中犍又  
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  
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



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  
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  
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  
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  
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  
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

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  
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  
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龍  
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  
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  
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

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  
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  
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  
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  
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  
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

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  
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  
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  
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  
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  
然蔡朝吳帥陳蔡不雋美許

菜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  
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  
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  
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  
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  
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

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  
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  
魚陂公子弃疾爲司馬先  
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  
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  
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

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  
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  
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  
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  
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  
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

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  
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  
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  
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  
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



于楚王泓夏將欲入鄢茅尹  
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  
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  
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  
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  
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茅

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

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

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

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

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

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

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  
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  
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  
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  
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  
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

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此言實此言教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

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  
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  
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  
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  
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  
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

聘于鄭且致犍牛櫟之田事  
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  
路將命寡君以犍牛櫟敢請  
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  
問犍牛櫟降服而對曰臣過  
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

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  
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  
以王樞告乃改葬之初靈  
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  
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  
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

臣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  
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  
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  
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  
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  
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



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  
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  
室之庭使五人齋而長入  
拜康王跨之靈巫王肘加焉  
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  
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韋

龜屬成然焉且曰弃禮違  
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  
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  
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  
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  
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

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  
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  
謀三也有謀而無臣四也  
有臣而無德五也子干在  
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  
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

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  
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  
臣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  
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  
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  
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

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  
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  
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  
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  
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  
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

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  
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  
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  
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  
寵弃矣已無懷焉國無與  
焉將可以立宣子曰齊桓

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  
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  
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  
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  
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  
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

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  
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  
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  
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  
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  
子犯以爲腹心有魏雝牛賈



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  
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  
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  
篤惠懷弃已已從而與之  
獻無異親已無異望天方  
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

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  
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  
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  
逆何以異國晉成虓祁諸  
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  
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

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  
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  
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  
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  
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  
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

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  
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  
子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  
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  
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  
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

向羨美與一篋篋錦曰諸侯事  
晉未敢攜貳貳況衛在君之  
宇下而敢有異志田共志芻蕘者  
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  
羨美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  
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

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  
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  
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  
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  
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

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  
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  
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  
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  
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

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  
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  
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  
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  
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  
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



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  
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  
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  
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  
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  
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

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公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

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  
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  
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  
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  
問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  
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

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  
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  
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  
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  
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  
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

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  
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  
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  
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  
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  
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

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  
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  
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  
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郕  
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  
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  
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  
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  
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  
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

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  
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  
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  
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  
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云小國  
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  
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  
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  
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  
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

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  
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  
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  
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  
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  
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

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  
乃與之錦而入晉曰人以平  
子歸子服湫從子產歸未  
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  
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  
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

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  
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  
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  
貢事禮也鮮虞人聞晉師  
之悉起也而不敬言邊且不  
脩備晉曰荀吳自著雍以上

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  
大獲而歸楚之滅蔡也靈  
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  
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  
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  
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

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

葬十一祭靈公禮也公如晉荀

吳二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

講廿舊廿好也執其卿而朝其

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

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吳滅

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  
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  
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  
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  
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

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  
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  
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  
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  
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  
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



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  
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  
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  
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  
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

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  
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  
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  
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  
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  
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

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  
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  
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  
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  
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  
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

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  
禮不親撫西閭蒞吏泮為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  
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  
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尊晉罪己也尊晉罪己禮  
也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  
司徒老祁慮癸僞癈疾使  
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  
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

間而盟許之二子因臣之  
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  
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  
子以及今年聽命矣子  
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  
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

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  
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  
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  
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  
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  
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

之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  
之兵於宋丘且撫其臣分  
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  
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  
戾詰女媖慝舉淹滯禮新敘  
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



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  
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  
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  
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  
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

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  
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  
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  
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  
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  
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

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  
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  
使鬬辛居鄭以無忘舊勲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  
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  
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

公子鉏送之有賂田晉邢  
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  
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  
韓宣子命斷舊獄曰非在雍  
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  
魚蔽罪邢侯怒殺叔

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  
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  
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  
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  
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  
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

官爲墨殺人不已爲賊夏  
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  
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  
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  
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  
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

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  
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  
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  
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  
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  
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

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  
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  
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  
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  
卒事夏蔡朝吳出奔鄭六



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  
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

晉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

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  
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

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泣事  
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  
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  
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  
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

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  
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  
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  
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  
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  
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

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  
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  
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  
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  
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  
吳所以翦其翼也六月乙

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

寅王穆后崩晉荀吳帥師

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

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

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

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

曰好惡不愆臣知所適事  
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  
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  
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  
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  
以庇臣力能則進否則退

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  
而通姦所喪滋多使鼓人  
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  
月鼓人或請降使其臣見  
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  
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

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  
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臣  
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  
如完舊賈怠無卒弃舊不  
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  
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



愆城可獲而長知義所有  
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  
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  
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  
鼓子戴鞮歸冬公如晉平  
丘之會故也十二月晉荀

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

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

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

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

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

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

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彞  
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  
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  
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  
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  
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

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  
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鞮革  
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  
叔受之以虬參虛匡有戎  
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鉅  
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

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  
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  
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  
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  
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  
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且昔而高祖孫伯夔司晉  
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  
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  
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  
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  
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

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  
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  
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  
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  
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  
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

又求玉彝器樂百憂甘甚矣且非  
禮也玉彝器之來嘉功之由  
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  
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  
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  
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



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  
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  
用之  
經十有六年齊侯伐徐楚  
子誘戎蠻子殺之夏公至  
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

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  
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  
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楚子聞麇氏之  
亂也與麇子之無質也使然

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  
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

也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

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

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

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

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  
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  
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  
伯也夫詩曰宗周旣滅靡  
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  
我肄其是之謂乎三月晉

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  
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  
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  
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  
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  
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

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  
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  
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  
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  
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  
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

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  
取陵於大國罷臣而無功  
罪及而弗知僞之恥也孔  
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  
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  
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

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  
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  
喪祭有職受賑歸賑其祭  
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  
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  
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



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  
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

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

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

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

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

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  
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  
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  
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  
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  
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

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  
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  
故也僞聞君子非無賄之  
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僞聞  
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  
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

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  
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  
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  
無禮以斥之何厭食之有吾  
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  
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

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

以起一罪吾又失位韓子

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

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

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

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

曰曰起請夫環執政弗義  
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  
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  
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  
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  
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

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  
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  
強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  
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  
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  
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

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折言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僞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



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  
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

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

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

志子羞齒賦野有蔓草宣子

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

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  
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  
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  
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  
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  
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

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擗  
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  
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  
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  
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  
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

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  
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  
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  
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  
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  
以拜公至自晉子服昭伯

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  
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  
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  
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  
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  
卒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

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  
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  
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  
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  
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

信子服氏有子哉  
經十有七年春  
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  
之秋邾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楚人及吳戰

于長岸決氣螿於吳輝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  
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  
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  
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  
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



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  
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  
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  
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  
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

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

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郟子曰吾

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  
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  
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  
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  
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  
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

高祖少皞執事之立也鳳鳥  
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  
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  
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  
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  
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  
紀於近爲臣師而命以臣  
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  
見於郟子而學之旣而告  
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官  
學在四夷猶信晉侯使屠

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  
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  
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  
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  
備之乃敬言戎備九月丁卯  
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



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  
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  
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  
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  
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  
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

師獻俘于文宮冬有星孛  
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  
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  
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  
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  
往年吾目見之是其徵也火

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  
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  
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  
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  
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  
六物之占  
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

宋大辰之虛也陳大暉之  
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  
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  
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  
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

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  
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  
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  
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  
與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

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  
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  
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  
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  
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  
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

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  
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  
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  
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  
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  
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

救死衆許之使長鬮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春秋卷第三十三